

霜风渐欲作重阳，熠熠溪边野菊香。对兹佳品酬佳节，桂拂清风菊带霜。重阳是个古老的节日，秋高气爽，登高望远，触目皆是美景。插茱萸、饮菊花酒是美丽的节俗，敬老爱老是良好的风尚。重阳节虽然过去，但温情尚存，敬老之风犹在。编者特组合登山、敬老的散文，祝天下父母安康！



A11



10月斋主

重阳过了 温情犹存

松寥山小记

■杨府



作者近照。

作者简介：杨府，诗人、作家、学者。现为《反腐资讯》主编助理、《中国文化与产业》杂志总编。出版有诗集《家园》、《乡村谣——纸上的故乡》、散文集《瓠下集》、《村人村事》、长篇小说《婚内婚外》、《尘颜》；历史长卷《落架的凤凰》、《帝国崛起》、《皇后隐历史》、《文人的B面》、《中华血脉》以及学术专著《老字号与传统文化》、《艺苑撷英》等。另著有长篇小说《咒语》、《我检讨》、《网殇斋摭录初集》以及电视连续剧剧本、电影剧本等。其著作曾参加德国第六十一届书展和入选陕西省精品图书出版基金。

重阳佳节，登高是节日风俗，从古沿袭至今。可松寥山只可看不可登，令文人墨客遥想。

松寥山不高，也不大，属焦山余脉，海拔仅12米。一峰突兀，壁立江中，名之曰山，莫若说是一块巨型礁石更为贴切。但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”，此山极富内涵。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登高啸傲，吐纳胸怀，赋诗以赞：“石壁望松寥，宛然在碧霄。安得五彩虹，驾天作长桥。仙人如爱我，举手来相招！”

这大概就是名山之所以能成为名山的原因了。江南的山，秀丽自不必说，山一程，水一程，皆是风景。松寥山却有些特别，仅仅是一柱陡峭的江中出石，离焦山很近，自成格局，砥柱中流，不阿不谀，不庙堂也不江湖，很有些遗世而独立的样子；又像一位傲岸高蹈的隐士，尘襟出尘，凌波欲远。其情貌似乎就是古代志士文人品性、理想和态度的写照，寓目于此，驻足于此，似乎都可以找到寄托的怀抱。如此种种元素融会其中，秀丽之景如何不愈加灵动、厚实、耐品？叹为观止？仿佛儒风浩荡，瓜瓞绵长。今来寻访此山，便也多少陡升起古圣贤之心了。

这样写来，读者或许认为是藻饰。松寥山如此之小，在“只隔数重山”的长江沿岸，为芥子之微耳，简直不值一提，大费笔墨。步履匆匆的游客或忽而不见，或见而未足为奇。即便是文人，又何曾过多予以关注？我们曾在焦山脚下的栈道上，以此为背景，摄影留念。初心也仅仅是好奇于今人别出心裁——在其山根，因物赋形，筑以椭圆形水泥盆，把松寥山装扮成一个活脱脱的山水盆景了。真山真水，倒也有趣，或许是国内最大的自然山水盆景了。以今天的山水状貌观之，精致则精致矣，但格局则一下子小了许多。与其历史上的名气和山水气势相去迥迥。这也是今人不解、纳闷之处，如此小景，何以能打动诗仙之肺腑？

这就不得不说一说沧海桑田的事了。

自古以来，长江滔滔东去，天地壮阔，于斯为盛。而焦山和松寥山都处于浩淼的长江之中，山水天成，隔离尘埃。焦山被喻为江中浮玉，而在这块浮玉的北面，共生有两座小山，一座叫松寥夷山，又称瘞鹤山，一座叫夷山，又叫小焦山、海门山或鹰山。都不高，但无不陡峭

孤耸，自成绝壁悬崖，即使乘舟抵达山脚，也无手攀之藤石，足蹬之罅隙，因此，亘古以来，绝少人迹，反是鹰、鸥、鹤等的天堂之地。两山分峙江中，古称海门。在唐时，出镇江以东即是浩瀚的东海，焦山一带是江海相连。但世易时移，今日之景物亦非昨日之景物。古诗所谓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山还是那座山，但水已非当年的长江水了。沧海桑田，焦山以东早已淤起为平原，长江也多次改道北移。但江山依然是旧时的容颜，只不过是长江的一湾水涸而已，“宛在水中沚”，水平如镜，波澜无兴，壮阔不在，已无胜概可言！

想千年之前，李白站在焦山陡峭的石壁上，回望与之平齐、孤立于滔滔江水中的松寥山，怎能不有所思有所想有所感？只是松寥山小而厉，危而险，峭壁如削，无路可陟，只可远观不可登临。因此，诗人只能斜倚在焦山石壁上，北望近在咫尺又不可企及的松寥山，幻想着“安得五彩虹，驾天作长桥”。今人有幸，已在焦山脚下修起栈道，游人可凭依栈道，近距离取松寥山为背景，拍照留念。

沿着错错落落的青石板路，我们登上焦山半壁，在浓荫掩映下的草丛间，无意间发现一块诗碑，上刻李白的《焦山望松寥山》，此处正是李白当年瞭望松寥山诗兴大发之所在，心中不免惊叹。屹立半壁，重新回望、审视松寥山，浩渺的长江已远在极目处，松寥山作为长江的锁钥，已是繁华落尽，旧时王谢。

焦山林荫早已遮挡了碧空，只在蓊郁的树隙之间，隐约可见松寥山的峥嵘。但是，想象的产生必基于现实，也囿于现实。看到松寥山由野性的山水如今变为圈养，壮阔的江水变为平静的湖面，即使再怎么借助李白想象的虹霓，我的感受多少也会失真，松寥山千年的气势和原本的灵动之气，也在世俗的开发之中失去本来的灵性。但转而一想，世界总是变化着的，既然有变，不管向左向右，向上向下，都多少会留有遗憾，这是自然法则，也是辩证法。以此观点观世，也便凡事视之淡然、处之泰然了。

是啊，唐人有唐人的松寥山，今人有今人的松寥山，各有奇妙而已。况且，在李白曾经的登临之处，在刻有他诗碑的石阶前，我们能长久盘桓，游目骋怀，思接千载，何其有幸！

重阳节到了，在这个提倡敬老爱老的节日里，我想起我的父母亲。

三年前，远在海南的父母电话告知我亲戚公司破产，他们打工生涯无法持续。父母已然年迈，异乡漂泊十余年，早该回家享受天伦之乐。于是，我说服父母来我家长住，并帮他们网购了车票。

在站前广场，我远远地见到了风尘仆仆的父母。看到他俩背着沉重的行囊缓慢前进，我快步走过去，接行李放进车里。父母准备上车前，我张开双臂，深情地拥抱了他俩，父母笑得很开心。

回顾父母的前半生，用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”来形容他们一点儿也不过分。从我记事起，他俩便在小山村过着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简朴生活；在我高中毕业后，他们南下投靠一位事业有成的亲戚，为我的大学费用筹谋着；我结婚成家后，他俩认为我和妻收入不高，选择继续在遥远的南国艰苦打拼，贴补家庭开支。

在与父母分离的日子里，我常常想：作为子女，究竟该如何表达对他们的爱呢？父母曾经把幼小的我们拥抱在怀里，如同拥抱着整个世界。当他们佝偻了岁月，不知从何时起，却羞涩了对我们的拥抱。如果我们做儿女的能保持一种爱的仪式感，常常拥抱一下他们，那情形又会怎样呢？

于是，接站那晚，结婚后的我尝试着第一次主动

给父母一个拥抱

■夏飞雄

拥抱父母，这个举动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为人父母的真实快乐。我开始认识到，儿女之于父母，既应爱在心，也应爱于形——并非所有的含蓄都具美感！

我对文学的爱好由来已久，入职后，也写了不少散文，却从未尝试投稿。上月，我将一篇文章投给家乡晚报，当晚，编辑主动加我QQ，她热情地告知那篇小作即将刊登。我的兴趣终于有了成果，文字将变为铅字，欣喜若狂的我喊来父母，给了他俩一个深情的拥抱，父母看到编辑温暖的回复后，喜悦之情亦是溢于言表。

儿子乐乐上小学后，父亲便承担起了接孩子的任务。都说好家风是可以传承的，懂事的乐乐面对每天接他放学的父亲时，总会张开双臂，飞快地跑过去，然后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父亲见状喜笑颜开，每每会抱起乐乐，高高举过头顶，让乐乐骑在他的肩膀上，一双大手稳稳地扶住孩子，爷孙俩幸福的笑声在风中飘荡。

歌手李健在《父亲》一词中写道：“原谅我从未给你长大以后的拥抱。”每每唱起，多少儿女便会潸然泪下。年幼时，我们伸开双臂奔向父母；长大了，我们敞开怀抱环住恋人；为人父母后，我们将温暖的怀抱给了我们的孩子。或许，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都应该给父母一个长情的拥抱，去抚摸他们微弯的脊柱，倾听他们匀称的呼吸，俯视他们头顶的花白，感受他们曾经的付出。

(作者地址：郧阳中学)



作品

责任编辑：张海
编辑：杨箫慧 金宏
2020年10月27日 星期一